

蒲瓜蔓上的

夏日记忆

□王建勇



以前在慈城老家，每至春风拂绿，母亲总会在低矮的杂物间墙脚处、后院的围墙边栽上几株蒲瓜秧苗。

经春风轻拂，细雨滋润，蒲瓜苗一天天抽枝展叶，藤蔓上还会悄然长出纤细的卷须，用来攀附固定。

这时母亲便在一旁斜插竹竿，竿根入土，竿身靠墙，再用稻草轻轻将藤蔓缚在竿上。藤蔓伸出绿丝紧紧缠绕竿身，一路回旋，顺着竹竿蜿蜒向上。

不出月余，藤蔓便从墙脚攀上墙头，又顺着墙体伸向檐顶。层层叠叠的绿叶覆盖围墙与杂物间屋顶，满目生机。

时序流转，初夏悄然而至。浓绿的藤蔓间开出朵朵白花，素雅清新。微风轻拂，花叶摇曳，光影婆娑，引得蜜蜂嗡嗡飞舞。

花谢之后，小小的蒲瓜悄然挂果。朝夕汲取阳光雨露，瓜身渐渐饱满，状如葫芦，通体青翠莹润，青嫩喜人。

等瓜果长到二三斤重、肉质最为嫩甜时，母亲便将它摘下，成了我们夏日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家常美味。

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里“七月食

瓜，八月断壶”，短短诗句点明了瓜类的采食时节，也道尽了它陪伴古人耕食度日的漫长岁月。

余姚河姆渡遗址曾出土距今七千多年的瓠瓜籽化石，印证早在远古时代，宁波先民就已栽种蒲瓜。

宁波本地的蒲瓜，更是瓜形圆润、肉质细嫩、清甜爽口，独具风味。

蒲瓜入菜，清鲜多汁、百搭适口，口感清甜无涩，做法十分多样。

儿时，母亲常将蒲瓜切条切块，和咸菜同炒，咸香入味，开胃解腻；也会搭配番茄、榨菜煮清汤，清润回甘，消暑止渴。若是配上排骨、筒骨慢炖，瓜肉吸饱肉香，温润滋补，是夏日养胃的好汤。蒲瓜还能像冬瓜一样腌制，食用时淋上少许芝麻油，香气扑鼻，格外下饭。

明代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，蒲瓜有短颈、大腹、扁腹等品类，有利水消肿的效用。现代研究也表明，蒲瓜清甜可口、热量偏低，还富含维生素C、维生素K、B族维生素与钾等矿物质，营养十足。

入秋之后，藤蔓慢慢枯萎，蒲瓜彻底老熟。果肉纤维变粗，瓜皮经秋风日渐木质化，变得坚硬光滑。母亲摘下老瓜，小心剖开，掏净絮状内瓢，一只轻便耐用的天然水勺便做成了。

在物资匮乏的年月里，一只蒲瓜，嫩时入馔，老后为器，当真物尽其用。

去年在慈城老街，我见到一位匠人，以老蒲瓜雕琢灯具。粗朴老旧的瓜身经巧手打磨镂空，褪去沧桑质感。光线透过瓜壁纤维缓缓漫出，晕开一片温润通透的琥珀柔光。这门藏着乡土记忆的手艺，把千年古城的岁月暖意，都融进了这缕微光之中。

从七千年前河姆渡先民的栽种采食，到《诗经》中的草木吟咏；从农家院墙上绵延的满眼翠绿，到夏日餐桌上清润鲜美的滋味，平凡的蒲瓜，深深镌刻在我童年夏日温柔绵长的记忆里。



一帘清夏小满天

□张晓红

小满节气又来临了。耳畔，仿佛又萦绕着婉弦姐姐依照欧阳修《小满》短诗谱写的歌谣。婉弦姐姐自幼在乡下奶奶家生活，一直读到高中，后来在省城音乐学院专业学音乐。趁着春日假期，她回乡探望奶奶。婉弦姐姐擅长拉小提琴、作曲，还能放声歌唱。母亲常说，她创作的曲子、演唱的歌谣古韵悠长，格外动听。她嗓音宛若黄莺，字字婉转，句句韵味十足。每次新作完成，教我们传唱前，她都会请敏哥吹笛伴奏，自己先反复哼唱几遍。听过的人无不沉醉，纷纷称赞她歌声动人。

这首以五言绝句谱成的曲子，唱腔清冷婉转，恰似山泉潺潺流淌，搭配敏哥清亮空灵的笛声，格外令人沉醉。年少懂懂的我们，内心也仿佛得到净化与升华。

晚饭过后，众人齐聚我家院子。婉弦姐姐先带着我们逐句诵读《小满》：“夜莺啼绿柳，皓月醒长空。最爱垄头麦，迎风笑落红。”夜空繁星点点，澄澈的天幕上一轮明月高悬，静静俯瞰人间。初夏夜色温婉多姿，恰好契合诗中的景致与意境。

夜莺林间婉转啼鸣，晚风轻拂垂柳，漾开层层绿意。田垄间麦穗随风摇曳，静静目送繁花凋零。小满时节春意渐逝，落花渐渐飘零。唯有院中花坛的栀子花悄然盛放，身姿清雅、香气馥郁，伴着清甜夏韵沁人心脾。反复吟咏诗句，满口皆是诗意余香。

婉弦姐姐又引导我们轻声饱含情意地唤一声“小满”，恍惚间好似看见一位温婉娴静的女子俯身照料田亩。这个节气，恰似清秀

雅的姑娘，不张扬夺目，平和质朴，恰到好处，予人安宁舒心之感。

小满时节，麦粒灌浆饱满却尚未熟透，青芒犹存，静待日光滋养；大地积蓄养分，孕育未来生机。古人流传下来未圆不求圆满的处世智慧，不苛求极致完美，留有余地，这便是人生最好的状态。正如曾国藩所言：“花未全开月未圆，终归小满胜万全。”顺遂之时常怀忧患之心，知足惜福，活在当下。

往后岁月里，婉弦姐姐再也不会曾在小满时节归来相聚。可她谱写的乐曲、教唱的歌谣，还有小满蕴含的人生哲理，岁岁年年萦绕心间，久久难以忘怀。

小满时节，还有一位老人令我记忆犹新，那便是家中请来的老嬷嬷。前些年父亲在上海工厂务工遭遇工伤，母亲前往照料家中无人看管，便请来老嬷嬷打理家事，照看我们几个孩子。老嬷嬷待我们如同亲儿女一般。

我和弟弟素来喜爱养蚕，家中却无桑树，全靠嬷嬷四处奔波采摘桑叶，桑叶时常供应不足。临近小满，蚕宝宝一直吃不饱，身形依旧瘦小。嬷嬷念叨着老话：蚕宝宝小满不上山，斩斩喂老鸭。这是祖辈代代相传的时令规矩。万物生长、农事劳作、人情世事皆要顺应节气，错失时令容易耽误农事。眼看着桑叶短缺，几十条蚕难以顺利结茧，我急得险些落泪。嬷嬷却宽慰我们，说会设法找寻桑叶。

料理完家务后，嬷嬷放弃午休外出奔波，直到傍晚我们放学归家才匆匆赶回，手中竹篮盛满鲜嫩翠绿的桑叶。竹匾里再次响起蚕啃食桑叶细碎的沙沙声响。悉心喂养下，蚕宝宝如期上山，结出圆润洁白的蚕茧。

几番操劳下来，嬷嬷身形日渐憔悴消瘦。后来我们才知晓，她无偿帮邻里两位老人清洗被褥衣物，靠着出力干活换取每日采摘桑叶的机会，本就体弱的她为此操劳不已。姐弟几人心疼不已，当即决定往后不再养蚕。嬷嬷连忙劝阻，叮嘱我们年少要多见世事、体味百态，长大方能成为有用之人。

岁月匆匆流逝，每逢小满和风拂面、草木清香弥漫之时，我总会想起这位出身乡野、目不识丁，却心地淳朴善良的老嬷嬷，这份恩情始终铭记于心。

